编辑:施亚萍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贺然 组版:翟晓东

重见李子柒

□万州

6年前,我失眠严重,枕边有了大把落发,一旦入睡,一个梦接着一个梦,梦里最多的场景,就是赤足奔跑在故乡的田野。

我感到了生命的疲惫。半夜起来翻看银行存款的数字,算来算去,买米买盐买肉,粗茶淡饭,吃吃喝喝下去,即使躺平几年,只要物价不飞涨,生活应该没啥大的问题了。

我到底又是在焦虑个啥啊?

几年前,老家的土地因为一项重点工程建设,全村拆迁安置,小叔一家在城里买了房。小叔在城里新居吃开火饭那天,特地请了我去。大方好客的小婶娘做了一大桌子乡下土菜,还请来几个乡人,我吃得饱嗝连天。吃完饭后,小叔谦卑地说:“侄儿,现在我们一家也来城里居住了,你不要嫌弃我们,看不起我们。”小叔的这话让我感到难为情,他误以为我是城市的主人,其实都是客居寄身而已。我18岁那年进城工作以后,小叔就在村人面前炫耀:我侄儿进城了,端的是铁饭碗。小叔对城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,在城里人面前有深深的自卑,这可以从他进城走在城市马路上倾斜着肩膀的姿势可以看出来,那是小叔小心穿过稻穗灌浆的稻田时的姿势,他歪斜着肩膀在尽量绕开稻子呐,他走在城里马路上,也是在给城里人让路。

我去看望小叔,看见他面色红润,直接感觉他整个人已经贯通了城市生活的气场。原来,闲不下去的小叔和婶娘,与乡人邀约一起去郊外闲置的少许土地上种菜,一年四季的新鲜蔬菜根本吃不完,还可以卖掉一部分。小叔对这种在城里也可过上农耕生活的状态感到很满意。利用闲置土地,他有一种偷偷赚了一笔的暗喜。

我告诉幺叔,我睡不好觉。小叔望了望我说:“侄儿,你有时间来陪我种菜。”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于是,我抽时间去陪他在郊外土地上种菜,在二十四节气的天光雨露里,我看到小叔扛着锄头锄地、挖沟、起垄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,为了不用农药,小叔还手工捉虫,所以他种出来的是真正的生态有机蔬菜。面对那些天光云影下的蔬菜,泥土里挖出的红薯、土豆,我有一种被乡土大地滚滚地气的治愈。

去小叔在城郊的菜园多了,我的睡眠好转了不少。有天在菜地边,我在手机上刷到了几个视频:隐隐青山中的小院子里,草木芳香瓜果累累,一个小女子,春天时身着红衣骑马去采辛夷花,夏天时一身青绿去摘黄桃,亲手做成黄桃罐头再用冰镇起来;漫山红遍时,她把红灯笼一样的柿子做成饼;冬天,她穿过落满白雪的山谷,宛如仙境中人……

这些短视频,让我一发不可收地迷上了。那些乡间的精致生活,吻合我精神上对山水人间、田园生活的诗意想象。我从新闻里知道这个当年28岁的四川绵阳女孩叫李子柒。在乡间,她与老奶奶相依为命,在短视频里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,做粥从种稻子开始,酿酱油从种黄豆开始……这些劳作场景行云流水般铺开,描述出一种应该是她理想里的一日、两人、三餐、四季的隐居生活。劳作时,满脸慈爱的老奶奶望着孙女,偶尔用四川方言唠唠家常,生活被表现为我所向往的那种简单纯粹。

李子柒的短视频让我入迷。这个蕙质兰心的女孩,这棵倔强生长于石缝里的生命之草,她在展示自己喜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幸运地获取了商业成功,我们则看到了她视频中的主角对美好生活的热爱:制作酱腊肉、佛跳墙、重阳糕、桂花酒等传统地方美食,到口红纸、蜀绣、窗花、千层底布鞋等传统民间工艺艺术,她样样都学,甘之如饴。

我把这些视频放给小叔看。他看了,也称赞这个小女孩能干。他还说,他在城里种菜的生活,能不能拍成这种视频放到网络上去播放。他刚说完,就反悔了,说:“不行,不行,我可不想给人看。我就是一个农民,没她那么能干。”

网络时代,“今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”,这个叫李子柒的女孩,因为拍摄的短视频成了顶级“网红”,她营造的乡间唯美的生活场景,击中了人心。

我想象着李子柒滤镜下的乡间生活,与小叔这样一个老农民的生活,到底又有啥不同?像我小叔这样匍匐于土地求食的农民,即使进城以后还不忘一把锄头、一把镰刀的生活,一辈子寂寂无名,在网络享得大名赚得流量的生活,离他太远。

李子柒镜头下的生活,肯定不是真实的乡村生活,我也一度纠结于此。后来看到一个学者的评论说,对于被匆忙的现代生活、工作掏空的围观者而言,李子柒视频中的乡村被建构为美好的田园牧歌景观,它是故乡,是去而不复返的曾经,木屋、梅菊、荷田、桑麻,这类农业文明的文化象征符号一再出现,与大众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产生了共鸣,成为诗意栖居的寄托和治愈良药般的存在。的确如此,但愿李子柒保持风格不变。

经历了人生的锤炼,褪去了网络的喧嚣,停更3年后,最近李子柒再度归来,这应该是大水走泥后的沉淀与升华。据说闭关修炼的3年里,她走访了全国各地上百位非遗文化传人,以抢救的决心深耕研究民俗文化,视频中,她的雕漆隐花经历了小暑、处暑、霜降、立冬、大寒几个节气,全身心的劳作中有72道工序,她的短视频喂养了粉丝们嗷嗷待哺的心房。

重见李子柒,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这样反抗生活的冰冷与枯燥:“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一位黎巴嫩的网民在她重返的视频下留言,感谢她为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界带来了美好。那么,就让李子柒营造的唯美生活,成为一种生活美学,成为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方田园,滋润着我们,唤起我们对遥远故乡青烟一般的追念,哪怕片刻的治愈,也是美好。

江海采风

浸 透

□曹璟如

我在冬季菜谱里,最忘不了的是那碗黑塌菜烧粉丝的味道。二十多年了,对它的喜欢始终如一。我也是农村家庭出身,对农家各种蔬菜百吃不厌,但可能是因为一段生活经历,对霜降后的那棵黑塌菜情有独钟。

刚刚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二年,由于工作关系,四十多岁的我,被指派到如皋工作站工作。初来乍到,对长期生活在这方高沙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好奇。快节奏多带卷舌音的如皋话,刚刚开始只能理解它的大意。别的不说,但凡在众多小吃店吃饭,服务员总为你推荐“黑塌菜烧粉丝”或“黑塌菜烧猪油粑子”。而如皋的兄弟朋友,往往和我一起吃饭,进了饭店屁股还没落座,总是便让饭店服务员来一碗“黑塌菜烧粉丝”。这道菜就像如东本港头菜蛏汤一般,成了当地饮食业菜肴标配。

天气渐凉,霜气北来,在这里倍觉初冬的寒意。中午时分,每当与好友小聚,必到常去的小吃店弄几道喜欢的如皋菜,高兴的时候还要和朋友来两盅。第一道菜理所当然是“如皋黑塌菜”,服务员是一位穿着朴素衣着的如皋女人,她带着浓重的如皋口音说:“您要的黑塌菜粉丝汤来了!”她把黑塌菜的“黑”字音说得特别重,而且又尽可能地从后嗓位置发音。

菜端来了,微冷的空气里,一缕缕热气袅袅升腾。一只大汤碗里,深绿色的黑塌菜在白雪色中显得别样的青而清。汤是绿绿的淡淡的,我不知为何觉得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“绿”就是这种。情不自禁地舀上一勺,再贪婪地舀上一勺,熟悉而心仪的味道,让饥饿又寒冷的身体里顿生惬意,暖暖香香,我一下子精神起来。本只想糊弄一顿午餐拉倒的我兴致陡起、胃口大开,又要一碟油炸的当年刚起田的新花生米、一碗萝卜红炒土猪肉、一盘大蒜炒干丝之类的,再补上二斤新酿米酒,大家同饮,高谈阔论,聊些喜欢的话题,喝得面红耳热,便觉这是我人生想要的精致时刻。

也有些时候,两天不去小吃店,便忍不住要自己晚上带两斤黑塌菜回租住的地方,享用一顿的。

“相公,又来买菜,来两斤!”那是和我相互面熟又互相叫不出名来的老大娘。听如皋人说,人家叫你“相公”是非常敬重你的一种方式,我也非常乐意听到有人叫我“相公”。迎面来了一辆人力三轮车,“到那块?”等我拎着菜上了车听车夫声音才知道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,在那个很多人力三轮车的年代,经常能遇见女车夫一点不奇怪。奔波辛劳了一整天,终于可以在每晚“老酵(如皋人称gao)馒头、雪菜馒头、萝卜丝馒头卷”的熟悉叫卖声里,优哉游哉坐着人力三轮车,和女车夫闲聊着如皋的风土人情,欣赏着如城黄昏诗意的画卷,尽享着这座城市慢生活的情趣。

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,度过了两三个春秋。于是,浑身上下,直到整个骨子里都听惯了如皋的乡音,浸透了如皋人的腔调,深谙了这个地方的习俗。房东家是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,男主人在一家如皋大企业烧锅炉,四十来岁的女主人经营着她的一亩三分地,我看见她种塌棵菠菜、本地大蒜和本地药芹、如皋小萝卜,还有很多黑塌菜。菜园是我喜欢漫步的地方。走在不太宽的田埂上,远远望去,这些黑塌菜一行一行就像翠玉一般;蹲下身子,只见一颗颗黑塌菜舒展开肥大叶片,迎接大自然给它的阳光霜露,扁扁的身体铺开在大地上,尽情地贴附着泥土,仿佛要把土壤的所有营养都吸收到自己的身体一样。我喜欢这里的清冷气息,没有城市的喧嚣、远离人群的拥挤,开阔一域、青绿一片、生机蓬勃,我羡慕。

“我们这里的泥土都能卖出好价钱!”当时的一位如皋领导和我交谈时说。是的,在如皋的泥土里,据说微量元素硒含量相对较高,是不是对人身体产生了积极影响呢?我不是这方面专家。只是二十多年前在如皋的生活记忆却历久弥新,黑塌菜的美味更是难以忘怀。

情感驿站

狠 话

□管洪芬

早上送七岁的儿子去上学,走到半路,儿子突然问我:“妈妈,你前几天不是说再也不给姐姐零花钱了吗,可你昨晚怎么又给了?”儿子的问话让我不由得笑,我告诉他:“她是我的女儿啊,怎么可能真的不给?而且姐姐一个人在外面读大学,她要吃饭,要买东西……”

我告诉儿子,前几天之所以生气说不会再给姐姐零花钱,不过是看她瞎买东西乱花钱,而妈妈呢,则是希望她把心思用在学习上、把钱用在刀刃上。因为双方理念的不同,而且当时看她一副倔强的样子,妈妈真是气极了,才说了那样的话……我本是漫不经心地解释,可当低头看到儿子扬着头一本正经听我讲话的样子,忍不住心里一惊。

说实话,当时那么没遮没拦“要挟”女儿的时候,不过是想着女儿已经18岁,她自然辨得清我这话说得是有如何多的水分;而我之所以还这样说,最多不过是表明一个态度而已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时儿子也在身旁,所谓“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”,他把这话听去了,竟还确确实实当了真。

这不由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网络上的热门寻子、认亲事件,其中有一个被拐的孩子受访时说,其实他小时候的记忆还有一些,特别是一直记得妈妈说的一句话——“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,把你卖掉”,于是他认为自己是父母不要了的,是被父母卖掉了的,这导致他14年间一直不敢寻找亲生父母。看吧,一句话的威力——“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,把你卖掉”,相信这世间的很多父母都说过类似的话,就比如我的孩子,有时候不听话,脾气还死犟,身为母亲,舍不得打,便只能逞口头之快。记得有好几次我就对儿子说过:“再不听话,把你扔垃圾桶去。”真会扔垃圾桶去吗?当然不会,他们是我心头的宝啊,可孩子不懂,现在想起来,小小年纪的他,一直对垃圾桶有种排斥感,哪怕走路遇到垃圾桶也会拐出几步绕开,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我这句话带给他的阴影。

我有一个朋友,因为孩子处于叛逆期,每天闹出的事真真让她脑瓜子疼,终于有一次她爆发了,把女儿推出家门,让她“滚,有多远滚多远”。不知是孩子在气头上还是当了真,反正她就是撒腿跑了,结果怎么样呢?结果是,我们这些亲朋好友全被发动起来全城找孩子,而幸好是找到了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像这样的事,感觉只要拿出来讨论,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能举出相似事件来。

是啊,在教育孩子的路上,哪一对父母不是怀揣一腔子期望却又被现实逼出一腔子抱怨,于是说出“今天不准吃饭,饿死了拉倒”“你今天要敢出去,出去了就别回来”“你敢不听话,我打断你的腿”……做父母的也为难,不说几句狠话,好像管不住孩子。

然而细想想,父母生气能够理解,说几句狠话也无可厚非,但是否这是教育和督促孩子最好的或者说最后的办法?父母真的都应该好好想想,反正我此刻只想告诉孩子,我爱他们,我说过的“狠话”都不算数,以后妈妈会好好说话……

童心遇国粹 CFP供稿

赶 路

□侯淑荷

由于临时决定出行,我试图购买晚上出发、次日上午到达的火车票,却发现卧铺票已售罄。犹豫片刻后,我瞒着家人悄悄买了一张硬座票。原本打算上车后碰碰运气,看是否有机会补到一张卧铺票,但后来发现,车厢内并没有多少人,大多数旅客都躺在三连排的座椅上休息。哈哈,这样一来,我也省下了卧铺的费用。

长途旅行选择绿皮火车的人已经寥寥无几。我曾读过一句话:高铁疾驰,快到让人来不及记住邻座乘客的模样;而火车缓缓前行,慢到足以聆听一个人的一生。

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觉得坐火车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,以至于至今我仍对坐火车情有独钟。火车咔嚓咔嚓的声响总能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平时容易失眠的我,一坐上火车便睡意蒙眬。

我也学着其他旅客的样子,在三连排的座椅上躺下,眼皮逐渐沉重,困意袭来。

然而,就在这时,我身后的一位旅客开始不停地接电话,声音很大。从通话内容中我得知,他正在做视频带货,并且业绩相当不错,言辞间透露出成功的喜悦;他拥有四十个直播账号,营销策略层出不穷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欢呼。

过了许久,他终于挂断了电话,车厢内恢复了宁静。但没过多久,他又突然拿起电话,语气焦急。原来,他的行李箱落在了出租车上,他急忙联系出租车司机。经过很多电话的来来去去,我听到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
这位旅客打电话的声音吵得许多人和我一样无法入睡,但我对面的中年男子却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,一直沉睡不醒。看上去,他像是农民工,身穿迷彩工作服,衣服上沾满了灰尘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磨损的袜子,几个脚指头露在外面。

那位丢行李箱的旅客不久后便下车了,我身后的一对父女开始交谈。女儿抱怨道:“这个人一上车就打电话,吵得人都睡不着,总算走了。”父亲看上去七十岁左右,身体似乎不太好,一直佝偻着腰坐着,没有搭话。不一会儿,女儿又关切地问:“爸爸,你的腰能撑住吗?”父亲安慰道:“没事,你睡吧。”听到这番对话,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酸楚。

车厢内陆续响起了鼾声。

我也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因为一些事情而失眠,没想到在自家舒适的环境里无法入睡,而在这晃晃荡荡的火车座椅上,我竟然睡得异常安稳。

一觉醒来,天空已经亮了,一轮红日冉冉升起。经过几次停靠后,空旷的车厢内陆续上来了许多新旅客,一个个空座位很快被坐满,甚至座位之间的过道上也渐渐站满了人。车厢变得热闹而嘈杂,天南地北的人在这里短暂相聚,各自到达目的地后便转身离去,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,然后开始下一段旅程。

人生就像一列火车,不停地有人上车,也不停地有人下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归宿。在这趟单程旅途中,我们是一些每时每刻都在路上赶路的人。

露·霜·雪

□郭华悦

年少时,人如露。露,质清透而内饱满,晶莹剔透、一览无余,就像一个人入世未深时,仍保有的童真与赤诚。“露”字,上雨而下路,一路风雨,跌跌撞撞,却仍不失本心,在俗世中依旧保留着本真,这像极了一个人的年少时光。

后来,经历了寒冷的磨砺,夜露成了白霜。从露成霜,是一种凝结与沉淀。在这个过程中,外在的磨砺与内里的沉淀都不可或缺。人从年少时的如珠似露,转而入霜,艰难苦恨是外在的磨刀石,思想成长是内里的沉淀剂。从露到霜,经过了冷静与收敛,人也就成了霜一般成熟练达的样子。

一个入了霜的人,比露多了几分沉稳,比雪多了几分柔情。沉稳,是在凝练的过程中,时光赋予的礼物。不再莽莽撞撞,知道了该为,也懂得了不为。学会将心事藏于内,不在意间稳重表现于外,如大自然中的霜,带着一丝清冷的中庸之味。但比起雪,霜少了几分凌厉,多了点温情。人生入了霜色,更能懂得情之可贵。上有老,下有小,因为人父母,懂得了昔日父母之不易,因而少了嫌隙,多了宽容。肩上担负的,有责任更有柔情。霜色入鬓根,是岁月的沉淀,也是感情的凝结。

从霜到雪,人生步入了另一个境界。夜露成霜,染白青丝,犹带着点诗意。直至雪色入发,满头的白如窗外纷飞的大雪,人生一路行至此处,不免多了点愁绪。比起霜,雪多了几分凌厉。这样的凌厉,如时光之刀,刻在了每一寸肌肤上,令人生疼。

露之清透、霜之沉寂、雪之凌厉,是大自然的手笔,也是人生的轨迹。

每天陪手机多久

□张志松

吃完晚饭,如果家里没什么要紧的事情,我就喜欢躺在沙发上陪手机,不是刷视频就是玩游戏,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。

母亲从老家来,在我这里小住几天后,有次拿着拖把在拖地,拖过来时,应该是看到我躺在沙发上陪手机,便忍不住地抱怨:“你能不能少玩手机啊?这样下去可不行呀!”我以为母亲担心我的眼睛,便说:“妈,你放心,我其实过一会儿就会闭上眼睛休息休息,你不用担心我的眼睛。”母亲听了,叹了口气,说:“唉,我不是说这个。”我有点诧异:“不是这个,那是什么?”母亲放下拖把,问:“我问你,你这每天陪手机多长时间、每天陪我们多长时间?难道你自己没点数吗?”

我听了,有点懵,但立即从沙发上爬了起来,脑海里在一遍遍回响:你每天陪手机多长时间?

是啊,每天陪手机多长时间?我不用扳着指头也能数出来。我这个人没什么兴趣爱好,不看电视、不喜欢钓鱼也不喜欢打牌,所以,我每天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手机上,少则三四个小时,多则六七个小时,陪手机到第二天凌晨是常有的事。如果是礼拜天休息,那就更不用说了,一天陪手机最少有十来个小时,从来没感觉到累。

的确,陪母亲的时间,却少之又少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母亲来这里已经有几天了,我想想,自己没陪她散一次步,也没有陪她好好说说话,更没有想到过要陪她出去旅游等等。可以说,我吝啬得连十分钟的时间都舍不得给母亲。

我又联想到了妻子。上次妻子出差回来,拉着我的手,叫我陪她出去逛逛,我找了个借口拒绝了。妻子对我说:“你又不是天天陪我,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啊?如果再这样下去,我们还有必要生活在一起吗?”可我玩手机正玩到兴头上,压根儿就听不进去。现在想想,从那以后,妻子就再也没提过叫我陪她的事了,而且好像是对我冷淡了许多。

还有儿子。儿子叫我陪他下棋、游泳或者上美术兴趣班等等,我忙着玩手机。一个都没答应过,甚至连头都没有从手机上抬起来。后来,他有什么事情,一般都去找妻子了,我还乐得落了个清净。但现在,我隐隐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

我有点冒冷汗了。如果我再这样下去,我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么?想想以前,没有手机,家就是避风的港湾,既有家人们聚在一起的欢声笑语,也有厨房里的烟火气息,更有书房里读书散发着书香的气息。

我决定自律起来,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家人们身上。对,先就从母亲做起,多陪她出去散散步、好好陪她说说话,哪怕是我认为无聊的废话,只要母亲开心,那就不算浪费时间。手机嘛,还是要玩的,至于每天花费在上面的时间,除了接听电话外,我打算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。

本版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